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八十五

明 曹學佺 撰

高僧記第五

川南道一

楞嚴經圓通品普賢菩薩白佛言我與恒沙如來為法  
王子十方如來教其弟子菩薩根者修普賢行從我立  
名我用心聞心遍十方若於恒沙界外有一衆生發明

普賢行者我於今時乘六牙白象分身百千擁護安位  
此是普賢自唱本因故現相海於峨眉山中密引世人  
而通菩提覺性心王菩薩曰西南方有山名曰光明現  
有菩薩名曰賢勝三千眷屬常在其中而演說法也周  
烈王三十二年有寶掌和尚名曰千歲始生時手掌有  
印文為記來禮普賢設像供養人所不識常歎此山曰  
高出五嶽秀甲九州漢氏永平中癸亥六月一日有蒲  
公者採藥於雲窩見一鹿而奇異之追至絕頂無踪乃

見威光煥赫紫霧騰涌聯絡交輝成光明網駭然歎曰  
此之祥瑞世所希有非天上耶逕投西來千歲和尚而  
告之荅曰此是普賢祥瑞於末法中守護如來相教現  
相於此化利一切衆生汝可詣騰法二師急頂禮而究  
之遂甲子遊洛陽白馬寺叅謁二師盡以所見為告師  
曰善哉希有汝等得見普賢真善知識昔我世尊在法  
華會上以四法而付之曰一者為諸佛護念二者植重  
德本三者入正定聚四者發究一切衆生之心菩薩依

本願而現相於我眉山也名我眉者昔善財禮德雲比丘時竚立妙高峯而觀此山如初月現故稱我眉也

我眉歷代耆宿

西域聖僧名阿婆多尊者來禮我眉而觀山水環合同於西域化城寺地形依此而建道場山高無瓦埴復雨雪寒嚴而凍裂不堅故以木皮蓋殿因呼為木皮殿云惠通和尚江陵人也遊我眉望黑水山峯奇異古有肇公道場欲履之不覺溪水泛阻自念曰我欲往而何往

耶偶感一虎至通即騎虎跳過溪流而入華藏寺

隋智者老人於龜子石建呼應庵日遊神水夜宿于斯  
三年徐步威儀不缺內淨其心外淨其行一日入定內  
外皆空了無一物出三昧已乃見一老人曰余從西域  
護持如來教法師從會來惟願大師受戒於我後日師  
離此山於玉泉建道場偶病中思神水飲脩爾之間見  
一老人自稱龍王送水至師曰吾有鉢盂錫杖寄彼中  
峯同與俱來乃可信也龍王遂引勝水浮鉢杖於玉泉

洞口流出出之不遠復入於地師曰為道者可以漏盡  
便鬼神莫測如我一思被龍王趣破去在吾佛有言神  
有五通羅漢有六通菩薩十通若不漏盡何以超越鬼  
神神水者言水從西域而來

隋茂真尊者日遊呼應夜宿碁盤二處古跡見存

唐三藏法師履西域至毘眉九老洞偶值聖真化一老  
僧言窮西域所有境界而說偈曰付汝般若舟慈悲度  
一切普賢行願深廣利無邊衆仙人洞右有月仙窟玄

獎法師授經於此

唐昌福達道和尚眉州人初叅晦機回我眉住華嚴寺  
僧問學人來問則對不問時意指如何曰謝師兄指示  
曰本來則不問如何是今日事曰師足這問大好曰學  
人不會時如何曰謾得即得曰國有寶刀誰人得見曰  
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何形狀師兄要也道不要也  
道曰請師道答曰師兄難逢難遇曰普賢云何駕石舡  
答曰師是這箇亘古亘今本州叅學西禪和尚問佛是

摩耶降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水上問如何是密室  
中人師曰非男女相問國內按劍者誰師曰昌福曰忽  
遇尊貴時如何師曰不遺

趙州禮我眉於放光臺不登寶塔頂僧問和尚云何不  
到至極處州云三界之高禪定可入西方之曠一念而  
至惟有普賢法界無邊

黃蘗老人禮我眉至觀佛臺霧氣澄霽曰云何不見僧  
問不見甚麼蘗云不見普賢

南泉老人禮我眉而觀白雲光紫曰還有這點霞氣在  
僧問和尚是那一點泉云東則東北則北僧便禮拜

唐靈龕和尚成都人叅陝西青峯禪師回我眉住靈岩  
寺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曰處處非干佛春來草自  
青又問碌碌地時如何曰試進一步看僧曰不知前進  
處師曰步步踏着我眉古佛坪下有賢勝窟是其悟道  
處

唐白水和尚初叅夾山善會禪師回我眉居白水庵僧

問如何是西來大意曰四溟無窟宅一滴潤乾坤又問  
曹溪一路合譚何事曰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  
凰歸

唐洞溪和尚初叅樂普曰月樹無根枝覆蔭普曰森羅  
秀處事不相依淥水千波孤峯各異師有省一日普問  
曰為甚麼被蛇吞去也師曰幾度扣關拈不出持錫便  
行普曰善哉去一普賢迴峩眉觀音寺居

唐澄照大師初叅投子迴蜀住白水寺每日六時朝禮

普賢大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燄裏藏身衲僧有難向甚麼處師曰水晶石上起波文大地衲僧都在裏許又問云何是初生月曰大半人不見

七寶臺下有金剛窟始悟頓和尚於此入淨土三昧後出定已演大彌陀經西方境界如對目前是宋初時事西禪和尚本州人昔叅曹山曰佛是摩耶降未審和尚那家子山曰石頭漂在水裏曰三十六路和尚阿那一路最妙山曰不出第一手曰忽被出頭時如何山曰脊

着地也不難

慧覺禪師謁台州勝光和尚值光在繩床上坐師直到  
身邊叉手立光問什麼處來師云猶待客話在便下去  
光乃拈拂子下僧堂前見師提起拂子問云闍黎喚這  
箇作什麼師云敢死喘氣光低頭便歸方丈師初叅  
羅山纔禮拜起山云甚處來師云遠離西蜀近發開元  
却近前云即今事作麼生山揖云喫茶去師擬議問山  
云秋氣稍暖出去師到法堂上自嘆云我在西川峨眉

山脚下拾得一枝蓬蒿箭擬撥亂天下今日到福建道  
陳老師寨裏弓折箭盡去也休休山明日升堂師又出  
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山便喝師無對山云羽毛未備  
翼稍未全且去後還蟠龍寺住

中峯寺明果大士化道於此雜集論云明果資州人自  
幼出家於龍遊山後居峨眉中峯寺

正性和尚住華嚴寺前朝古廟一所重修之以旋篆結  
頂至今呼為雲篆殿

羅漢和尚初叅香林澄遠禪師回我眉延福院右邊住  
一小洞常現禪定僧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曰井中紅  
鉢日裏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搖指扶桑日那邊曰如  
何是羅漢境界師曰地連香積水門對勝峯山曰既是  
羅漢為甚麼却被人轉動師曰換却眼睛轉却觸體  
布水巖和尚昔叅曹山曰寶劍未磨時如何曰用不得  
磨後何如曰觸不得又問如何是西來大意曰一步踏  
着火光飛於此有省回我眉白嵒寺居

黃龍繼達禪師昔叅晦機回我眉住光相寺僧問如何  
是衲師作用處曰橫鋪四世界豎蓋一乾坤問道滿來  
時如何曰要羹與羹要飯與飯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  
空飛時如何曰我問你金翅疾得飽否僧無對

黑水和尚本縣人因禮我眉叅黃龍曰雪覆蘆花時如  
何曰猛烈又曰不猛烈黃便打師有省自爾契緣遊黑  
水峯下而屈有人來禮和尚尊號曰汝看山峯喚作什麼  
大乘和尚青神人初叅雲門回我眉住龍池四面峯僧

問如何是勝峯曰直聳煙嵐際曰向上事何如曰入地三尺五曰如何是佛法大意曰興義門前髮髮鼓曰學人不曾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東汀和尚本縣人初叅曹山依我眉棋盤寺居僧問如何是却去底人曰石女紡麻纒如何是却來底人曰扇車關隸良計斷

以上出我眉本傳

昔普惠大師生於西漢姓吳氏掛錫蒙頂之上清峰中

鑿井一口植茶數株此舊碑圖經所載為蒙山茶之始  
矣師一日拉侍者登蒙頂觀茶山忽隱沒於池中侍者  
解衣投水持抱乃得一石像負至本堂中安置因號甘  
露大師邑人歲以四月二十四為師隱化之日咸集於  
寺薦香設供焉宋淳熙十三年邑進士喻大中奏師功  
德及民孝宗累加封普惠妙濟大師而七曲神君鸞筆  
記師法名理真云按像在今縣西十五里智炬寺

南齊高何二師不著名氏延興中自明州象山別其師

遊蜀師曰遇明則住二師到邛升高遠覽夜見羣峰火雲四起赫然有光因訪父老則曰四明山也始悟遇明而止矣遂卓錫於山陰披榛薙草經始卜築有石佛示現光相從地湧出化為泉今之護國院瑞佛及湧泉在焉院有白岩孤石聳立高踰百尺鶴巢其上故二僧所建道場號鶴林寺後世因謂之白鶴山

齊釋法琳姓樂臨邛人少出家止蜀郡裴寺專好戒品研心十誦隱公至蜀琳乃剋己握錫以日兼夜諸郡毘

尼洞盡心曲後止靈建寺祈心安養每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輒見一沙門形甚殊大常在琳前建武二年寢疾注念西方禮懺不息見諸賢聖皆集目前乃向弟子述其所見令死後焚身言訖合掌而卒

齊釋曇惠姓楊犍為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且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更加研習晚遂出羣翕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淵寺已漢學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

吐輒象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銅鐘願於未來當有  
八音四辯庸蜀之銅鐘始於此

隋瀘州等行寺釋童進姓李綿州人周時出家不拘禮  
度唯樂飲酒謂之曰此可以灌等身也來去酣醉遺尿  
臭穢衆共非之有遠識者曰此賢愚難識會周武東征  
云須毒藥勅瀘州營造置監吏力科獠採藥蝮頭鐵程  
蒿根大峰野葛鳩羽等數十種釀以鐵瓮藥成着皮衣  
琉璃障眼方得近之不令氣衝成瘡致死藥著人畜肉

穿洞見童進聞之往彼監所官人弄曰能飲一盃豈非  
酒士進曰得一升解醒亦要官曰任飲多少何論一升  
便取鐵杓於藥甕中取一杓飲之言謔自如都不為患  
道士等聞皆來看進又舉一杓以勸之皆遠走避或曰  
此乃故殺人何得無罪進曰無所苦藥進自飲有誰相  
勸乃噫曰今日得一醉卧方石上俄余遺尿所著石皆  
碎良久睡覺精爽如常隋初得度配等行寺年九十餘  
終

唐釋道會姓史武陽人太宗時出家益州嚴遠寺器宇  
高簡雅調逸羣四方道俗旦夕叅候猶以蜀門小隘聞  
見非廣乃入京師詢訪十餘年經論史籍博究宗領還  
蜀欲弘釋教導引後銳時屬亂離不果心術會唐運初  
興招撫詹俊李袞首圖巴蜀會上疏曰會資性不肖家  
風失墜封爵雖除詔勅猶在即日劍門雖啓巫峽負固  
會躬率徒隸振錫啓途折簡宣威開懷納款軍無矢石  
之勞主有待成之逸此一時之利也惟公圖之有嫉者

表奏反又述法會硯候消息遂被拘執身雖在獄言笑如常為諸在獄講釋經論自春至冬諸僧千數衣服藍縷不勝寒酷京師有無盡藏恒施為事會致書曰自如來潛影西國千有餘年正法東流百五許載雖復青眼赤髭大開方便之門白脚漆身廣示皈依之路猶未出乎苦海尚陸沉于險道況五衆名僧四禪家首頭陀聚落惟事一餐宴坐林中但披三衲加以施無緣之慈相升錘以代鵠履不輕之行思振錫以避虫今有精勤法

予清淨法門橫被囚拘實非其罪遂使重關早落覩獄吏而魂飛清室曉開見刑官而思盡嚴風日洒穿襟而清露俱飄繁霜夜零寒心與死灰同殮若竟不免溝壑抑亦仁者所恥書達即送裘鞋給之及事釋還鄉三輔名生送出都門會與諸遠僧別有詩曰去住同為客分悲損道情共作無期別時能訪死生道俗聞者皆墮淚焉時益州法曹裴希仁自矜門學會與相見輕有譏誚會曰蜀川雖小賢德如林漢朝八俊同出惟張綱埋輪

東雒嘆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奏誅梁冀威懾四海者  
健為武陽人也漢時有問揚子雲者李仲元何如曰隱  
不違親貞不負俗天子不臣諸侯不友者資中人也已  
西閬中百王之仰哉益州郫縣名振於華夷明公庶可  
虛心待國士豈得以土地拘於人哉言訖而出希仁媿  
謝既返謂人曰江漢多靈其斯人也以貞觀末年卒年  
七十

唐成都尹南康郡王韋臯大佛記云惟聖立教惟賢啓

聖用大而利博功成而化神即於空開塵劫之迷垂其  
像濟天下之險嘉州凌雲寺古石像可以觀其旨也神  
用潛運風濤密移舂蠶幽晦孰原其故在昔岷江拔日  
漂山東至犍為與涼山鬪突怒哮吼雷霆百里縈繳觸  
崖蕩為殮空舟隨波去人亦不存惟蜀雄都控引吳楚  
痛茲淪溺日月繼及開元初有沙門海通者哀此習險  
厥惟天艱皈命能仁迴彼造物以此山宗流激湍峭壁  
萬仞謂石可改而下江或損而平若廣開慈容廓輪相

好善因可作衆力可集由是崇未來因作古佛像俾前  
刳後刳修之無窮乃為規廣長圖堅久頂圍百尺目廣  
二丈其餘相好一以稱之民惟子來財則檀施江湖淮  
海珍貨畢至債帥金工亦固不臻於是人夫競力千鎚  
齊奮大石雷墜伏螭潛駭巨谷將盈水恠亦空時積日  
競月將歲就不數載而聖容儼然宮宮亭亭岌嶷青冥  
如現大身滿虛空界驚流怒濤險自砥平蕭蕭空山寂  
照煙月由內及外觀心類境則八風澄而愛河靜也余

以為人之生也違道好徑故哲聖因其所欲示之以進修其行滿於此而福應在彼理甚昭矣至於奪天險以慈力易暴浪為安流何哉詳彼萬緣本生於妄知妄本空萬緣皆空空有尚無險夷安在至聖寂照非空非有隨感則應誰識淺深化於無源奚不有變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平斯險也彼海上人發誠之至救物之弘時有郡吏將求賄於禪師師曰自目或剗佛財難得更發怒曰嘗試將來師乃自抉其目捧盤致之吏因大驚奔

走祈悔夫專誠一意至忘其身雖迴山轉日可也況弘  
我聖道勵茲羣心安彼暴流俾於寧息其應速宜矣而  
功臣因廣雖費億萬金全身未畢禪師去世於戲力善  
歸仁為可繼也日後有連帥章仇兼瓊者持俸錢二十  
餘萬以充經費開元中詔賜麻鹽之稅實資修營事感  
夫人之克遵前志諒禪師經始之謀大慮終之智朗苟  
利物以便人期億劫以同濟貞元初聖天子命余守茲  
土富乃謀匠石壽厥工庸從蓮花座上乃至於膝功未

就者幾乎百尺貞元五年有詔郡國伽藍修舊起廢遂命工徒以俸錢五十萬為助焉或丹采以章之或金寶以嚴之至今十九年而趺足成形蓮花出水如自天降如從地湧象設備矣相好具矣爰記本末用昭厥功

唐釋知玄字後覺姓陳氏眉州洪雅人也母夢月入懷因而載誕雖乳哺見佛像僧形必含喜色甫及五歲祖令詠花不數步云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惟餘一朵在明日定隨風祖吟嘆不懌曰吾見孺子志矣必從空

門也七歲果遇法泰法師在寧夷寺講涅槃經一聆法  
語若覩前因是夕夢佛手摩其頂寤啓祖父乞為勤策  
觀其必不可奪故聽之年十一削髮隨師詣唐興邑西  
安寺授大經四十二卷遠公義疏誓空師圓旨共一百  
二十五萬言皆囊括深奧矣年十三丞相杜公元穎迎  
請升座講于大慈寺普賢閣下黑白日計萬許人注耳  
傾心駭歎無已自此蜀人弗斥其名號陳菩薩蓋玄前  
身為知炷漢州三學山講十地經感地變瑠璃焉玄於

淨衆寺辯貞律師所受具戒纔聽毘尼續通俱舍乃從  
本師下三峽歷荆襄抵于神京資聖寺文宗皇帝宣入  
顧問大愜皇情後學惟識論於安國信法師又研習外  
典經籍百家之言無不該綜玄每恨鄉音不堪講貫乃  
于象耳山誦大悲咒夢神僧截舌換之明日俄變秦語  
云有楊茂孝者鴻儒也就玄叅學直欲效謝康樂注涅  
槃經執卷問疑隨為剖判致書云方今海內龍象非師  
而誰常一日宴坐見茂孝披紫服戴碧冠三禮畢乘空

而去玄令人偵問茂孝是夕誠其子曰吾常欲落髮披  
緇汲瓶挈屨侍玄公所累者簪冕也吾蓋棺時殮以紫  
袈裟碧芙蓉冠至是方驗先見矣武宗御宇初尚欽釋  
氏後納蠱議望祀蓬萊山築高臺以祈羽化雖諫官抗  
疏莫迴上意因德陽節緇黃會麟德殿獨詔玄與道門  
敵言神仙為可學不可學耶玄乃陳帝王理道教化根  
本神仙之術乃山林匹夫獨擅高尚之事而又必資宿  
因非王者所宜聞者為之股慄左護軍仇士良內樞密

楊欽義惜其才辯恐將有片遂之命乃密諷貢祝堯詩

玄立成五篇

闕

自生天未必求仙便得

仙鶴背傾危龍背滑君王且住一千年帝覽詩微解亦  
不罪之玄即歸已岷舊山扁舟入湖湘間時楊給事漢  
公廉問桂嶺延止開元佛寺屬宣宗龍飛楊公以冊定  
功高請復興天竺教奏乞訪玄聲迹玄復挂壞衣歸上  
國寶應寺屬壽昌節講讚賜紫袈裟署為三教首座帝  
以舊藩邸造法乾寺詔玄居之大中三年誕節詔諫議

悟達國師為號雖曰強名用表朕意玄陳讓不遂仍乞  
歸九隴舊廬於正月二十一日卧內見所曾遊歷聖境  
名跡皆現在前二月七日聞空聲曰必生淨土乃訊云  
孰之語也空又應曰佛也七月中聞戶外有格鬬之聲  
逡巡一菩薩降于庭漸迫近玄身丁寧讚喻勿以此苦  
為累也言訖而沒又于一夕有一珠自玄左足下流出  
苦楚萬端諦視其珠中明有鼎錯二字乃知身是袞蓋  
因七國反奏斬錯以謝吳楚諸王故為嬰撓耳召弟子

慈燈附口上遺表囑令棄屍半飼魚腹半啗鳥獸吾  
久與西方淨土有期如斯誣謗訖右脇面西而逝享年  
七十三僧臘五十四立堅守禁戒過中不食蔬菜服惟  
布褐卧則藟秆而六時行道夜卧一更餘則禪坐等視  
衆生無貴賤少長待之如一嘗為導江玉壘山神李冰  
廟益昌北郭龍門神借受戒法罷其血食時李商隱方  
從事河東柳公梓潼幕以弟子禮事立偶苦眼疾慮嬰  
昏瞽寄天眼偈三章讀終疾愈迨乎義山卧病語僧錄僧

徹曰某志願削染為玄弟子臨終寄書偈決別後鳳翔府寫玄真作義山執拂侍立焉

唐雅州開元寺智廣姓崔氏不知何許人也德瓶素完道根惟固化行洪雅特顯奇蹤凡百病者造之則以片竹為杖指其痛端無不立愈乾寧初王氏始定成都雅郡守羅某罷任攜廣來謁呼為聖師先是咸通中南蠻王及怛綽來圍成都府幾陷時天王現沙門形高五丈許眼射流光蠻兵即退故蜀人於城北寶曆寺立五丈

李貽孫給事楊漢縉黃鼎列論義稱旨因勅天下廢寺  
基各許重建立有力焉命畫工圖形於禁中其優重如  
是與相國裴公休友善同激揚中興教法事八年上章  
乞歸故山廣明二年春僖宗違難西蜀遣郭遵泰齋璽  
書肩輿詔赴行在帝接談論欲旌其美令諸學士撰立  
師號皆未愜然乃揮御翰云朕以開示悟入法華之宗  
旨也悟者覺也明也悟達大道悟佛知見又云悟者一  
刹那不悟河沙劫所以悟者真乘了然成佛之義今賜

僧相後為牛尚書預毀次兵火相仍頽圯殆盡王氏乃與廣曰郎之異術道德動人乘此可料理否往吳尚書行魯曾夢令修吾像方事經營除書忽到請法力成之廣唯其命徙就天王閣下居一隅小榻而已翌日病者填噓其門日收所施二十萬至三十萬錢又發言勸人出材木浹旬咸備令三綱掌管焉光化元年修完厥工乃循江瀆池呪食飼魚經夜其魚二尺以上萬億許皆浮水面而殞踴躍流水救十千魚生切利同也

釋永安眉州洪雅人大中八年詣成都造謁府帥白公敏中請奏本管寺額歇聖壽寺中十日人未嘗見其登圓旋溺呼為無漏師而內外飲食亦與常人同焉奏額到日便辭歸眉郡永安身材么麼而色黧黔判官盧求見之謂為小沙彌不知師已八十餘矣

宋邛州大邑靈鷲山寺點指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孟氏廣政中隱邛南大邑山寺多遊鄺肆中雖事削染恒若風狂或與人接必指點而言因是稱焉有命齋食者酒

肉不問率以為常俚人亦不之厭也每至日夕輒市黃  
白麻紙筆墨寘懷袖以歸行數里沉酣至暝所居之室  
雖有扉戶且無四壁入後闔扉人不得造有鄰僧小童  
躡足伺之見秉燭箕踞陳紙筆於前訶責大書莫曉其  
文字往往咄嗟如決斷處置久之明闇間熟視閃爍若  
有人森列狀如曹吏而襦裳非世之服飾觀者怖懼而  
退詰旦微詢其事怒而弗荅居數載印竿之人咸神異  
之不知其終

大邑縣崇壽禪師邛州蒲頓人自毀齒趣尚便高遠家  
嘗作佛事則汎洒供獻恭勤精愿不較之而自率常恐  
若不能如法者父母異之乃俾課大邑靜林僧籍以仁  
普為師年十六遂落髮二十受具戒來成都大慈寺聽  
講大乘諸經盡通曉奧義後七年還舊居其所止悉流  
落不治但腐椽破壁歌邪罅漏陳屋數間而已師恬然  
安一榻處其中無厭色鄉人有胡昭甫惟岳者高世之  
士善吟詩其最深處雖唐人蓋亦有未能到者師師之

入室矣師嘗以詩見邑宰秘書丞滕喬喬一讀重之來  
謝師見庭廡壞裂殆不可坐起倡邑人為修之未幾臺  
殿樓觀一一完具師之德業自此愈遠聞閭里之人皆  
欽嚮之師是後不復他出掃靜室據古几宴坐一食遇  
物感興時亦作詩其句度夷澹清粹不若其徒之所為  
者與人語和輒未嘗輒迂人出入縣中六十年亦未嘗  
以愛惡置利害於其間眾皆稱之師素堅強少疾狀貌  
修偉慈恕溫裕縣人無少長咸願見之見必拜伏欣喜丁

寧留連師誨諭慰滿而後去一日忽召其弟子慕安等  
前曰人既生理當有死死常事非異事吾無死生且久  
矣汝等當體吾之所以無死生者慎勿戚戚如衆人乃  
不累吾今日之所咐囑爾慕安等泣曰師胡為是言有  
何所緣耶師曰吾之神光一道去矣留此無數刻汝當  
奉吾所戒曰惡不宜為善不宜失語已躡足趺坐疊手  
瞑目而逝搖挽不動疑如塑刻享年八十六治平元年  
十月二十三日也遠近緇素來赴哭者殆千人衆謂宜

以師之真身建浮屠而扁藏之使來者觀相起善莠去  
三毒回面正法不墮惡道亦師之不言之教也慕安等  
遂從其謀風神凝然愈久不壞見者謹畏如侍諸側余  
往年嘗居郡幕識師甚熟後復來權州事師則已化矣  
歸日枉道過邑詣師塔下旋遶瞻禮悲悼歎息雖然師  
之面目如生而師之語言已不聞矣嗚呼熙寧五年余  
知陵州師之孫慕真來詣余求文以銘師之塔余昔既  
聞道於師也辭將云何乃銘曰是身如浮雲倏生而忽

滅形質本何有聚散俱為幻夫人而昧此演起無量法  
從一十百千乃至萬億兆譬如蚕吐絲纏縛身自獄既  
俾而復羽孳種無由斷出此而入彼輪迴豈知覺師有  
大智鏡初誰為磨拂光明發虛空淨無一塵染大曜滿  
法界欲照誰能執收斂付諸匣乃是所假者示現於世  
人師以願力故師之所非相真實不思議凡所見聞者  
依以為漸入由此登佛地其則固不遠書以告諸後咸  
願起正信見文與可集師俗姓仇名惟已字亞休

禪惠大師名山人屢舉不第元符間郡守呂由誠以僧  
初戲之師即削髮明日往天寧為僧舊老叩以佛法不  
許乘馬師曰文殊駕獅子普賢跨象王新來一箇佛騎  
馬也何妨或問瓦屋道坊何以木皮蓋師曰錦府豈從  
機上織劍門寧自匣中藏其機敏不一有禪惠語錄行世  
東坡寶月大師塔銘云寶月大師惟簡字宗古蘇氏眉  
山人於余為無服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  
師十九得度二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其同門友文雅

大師惟慶為成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中外肅  
伏慶博學通古今善為詩至於持律總衆酬酢事物則  
師密相之也凡三十餘年人莫知其出於師者師清亮  
敏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已以裕人人皆高其才  
服其心凡所欲為趨成之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與郾  
者凡一百七十三間經藏一廬舍那阿彌陀彌勒大悲  
像四塼橋二十七皆談笑而成其堅緻可支一世師於  
佛事雖若有為譬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數數

然也故余嘗以為修三摩鉢提者蜀守制使皆一時名  
公卿人人與師善然師罕見寡言務自却遠蓋不可得  
而親疎焉喜施藥所活不可勝數少時瘡黑如梵僧既  
老而暫若復少者或曰是有陰德發於面壽未可涯也  
紹聖二年六月九日始得微疾即以書告於往來者勅  
其子孫皆佛法大事無一語私其身至二十二日集其  
徒問曰蚤暮及辰曰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  
六日歸骨於城東智福院之壽塔師少與蜀人張隱少

愚善吾先君宮師亦深知之曰此子才用不減澄觀若  
仕當有立於世為僧亦無出其右者已而果然余謫居  
惠州其徒孫法舟實來請銘銘曰大師寶月古字簡名  
出趙郡蘇東坡之兄自少潔齊老而彌剛領袖萬僧名  
聞四方壽八十四臘六十五瑩然摩尼歸真于土錦城  
之東松柏森森子孫如林蔽芾其陰

陸游別峯禪師塔銘云南山自長安秦中西南馳為嶠  
為岷東行紆餘起伏厯蠻夷中跨軼且千里然後秀偉

特起為三峰摩星辰蓄雲雨龍蟠鳳翥是名我眉山通  
義健為二郡實在其下人鍾其氣為秀民傑士出而仕  
者固多以功業文章擅名古今至於厭薄紛華棄捐衣  
冠木食澗飲自放於塵垢聲利之外而不幸為人知不  
能遂其隱操亦卒至於光顯榮耀者如別峰禪師是也  
師名寶印字恒寂生惟龍游李氏子世居峨眉之麓少  
而奇警日誦千言然不喜在家迺從德山院清遠道人  
得度自成童時已博通六經及百家之說至是復從華

巖起信諸名師窮源探赜不高出同學不止論說雲興  
泉湧衆請主講席謝不可圓悟克勤禪師有嗣法上首安  
民號密印禪師說法於中峯道場迺挈一笠往從之一  
日密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頭叱曰是誰起  
滅師豁然大悟自是室中鋒不可觸密印恨相得之晚  
會圓悟自南歸成都昭覺乃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圓  
悟舉從上諸聖旨何法接人師舉起拳圓悟曰此是老  
僧用者孰為從上諸聖用者師即揮拳圓悟亦舉拳相

交大笑而罷圓悟歎異曰是子他日必類我師留昭覺  
三年密印猶在中峰以堂中第一座致師師辭密印大  
怒曰我以法得人人不我傳尚何以說法為欲棄衆去  
衆惶恐亟趨昭覺羅拜致懇圓悟亦助之請始行道望  
日隆學者爭歸之雖悟印二師不能揜也久之南遊見  
為山佛性奉福巖月菴果竦山草堂清皆目擊而契或  
以第一座留之師潛遊以免最後至徑山見大慧杲大  
慧問曰上座從何處來師曰西川來大慧曰未出劍門

闕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時徑山衆千  
七百雖耆宿名衲以得棲笠地為幸顧為師獨掃一室  
堂中皆驚大慧南遷師亦西歸焉始住臨印鳳凰山舉  
香嗣密印厯住廣漢崇慶武信東禪成都龍華眉山中  
巖復還成都住正法道既盛行士大夫亦喜從之遊築  
都不會菴松竹幽邃暇日名勝畢集聞師一言皆自謂  
意稍稍或間濶輒相語曰吾輩鄙吝萌矣其道德服人  
如此俄復下峽抵金陵徙京口金山金山自兵亂後雖

屢葺莫能成至是始復大興潭帥張公孝祥延以大漁  
山師與張公雅故念未有以卻而京口之人自郡守以  
降力爭之卒返潭使魏惠憲王牧四明虛雪竇來請師  
度不可辭乃入東凡住四年樂其山林有終老之意而  
名益重被敕住徑山淳熙七年五月也七月至行在所  
壽皇召入禁中以老病足蹇賜肩輿於東華門內賜食  
於觀堂引對於選德殿特賜坐勞問良渥師因舉古宿  
云透得見聞覺知受用見聞覺知不墮見聞覺知上悅

曰此誰語師曰祖師皆如此提倡亦非別人語上為微笑時秋暑方熾師再欲起上再留使畢其說迺退後十餘日又命開堂於靈隱山中十年二月上製圓覺經注遣使馳賜且命作序師老益厭住持事門人相與築菴於山北今上在東宮書別峯二大字榜之紹熙元年冬十一月忽往見住山智策告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取幅紙大書曰十二月七日夜雞鳴時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精明鬚髮皆長頂溫如

沃湯是月十四日葬於別峯之西岡壽八十有二臘六  
十有四得法弟子梵牢宗性道奇智周慧海宗琛等得  
度弟子智穆慧宗等百四十有七人有慧綽者山陰陸  
氏子當以蔭得官辭之從師祝髮上為敕有司定諡曰  
慈辯且名其塔曰智光說法數十年所至門人集為語  
錄三年三月法孫宗愿走山陰鏡湖屬游銘師之塔游  
與師交最久嘗相約還蜀結茅青衣喚魚潭上今雖老  
病義不可辭銘曰圓悟再傳是為別峯坐十道場心法

之宗淵識雄辯震驚一世矯乎人中龍也海口電目旄  
期稱道卓乎澗壑松也叩而能應應已能默渾乎金鐘  
大鐺也師之出世如日在空升於暘谷不為生隱於崦  
嵫其可以為終乎 按高僧傳師再出峽住保寧金山  
雪竇徑山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  
四諦法輪憍陳如比丘最初悟道後來真淨禪師初出  
洞山拈云今日新豐洞裏祇轉個拄杖子遂拈拄杖着  
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

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裏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祇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祇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道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顛預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

道大虫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復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  
如何辦主頭云銅砂鑼裏滿盛油師曰大小巖頭打失  
鼻孔或有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辦主祇對他道天  
寒不及卸帽上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  
一尺掃除不暇迴避不及凍得東村廖胡子半夜着靴  
水上立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即妄明心道轉迂桶底  
趂穿無忌諱等閒一步一笑集

玉泉承皓禪師姓王氏眉州丹稜人依大力院出家受

具後游方叅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在三昧製犢鼻褌  
書歷代祖師名字乃曰惟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  
帶上故叢林目為皓布褌元豐間首衆於襄陽谷隱有  
鄉僧亦效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為戲事耶  
嘔血無及耳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張無盡奉使京西  
南路就謁之致開法於郢州大陽時谷隱主者私為之  
喜師受請陞座曰某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  
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未大陽為汝說破攜拄杖下

座傲然而去尋遷玉泉有示衆曰一夜雨霽烹打倒蒲  
萄棚知事頭首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拄拄到  
天明依舊可憐生自贊云粥稀後坐窄床先卧耳聾愛  
高聲眼昏宜字大冬至示衆曰晷運推移布靦赫赤莫恠  
不洗無來換替僧入室次狗子在室中師叱一聲狗便  
出去師曰狗却會佯却不曾師示疾門人圍繞師笑曰  
吾年八十一老死昇屍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  
日言畢而逝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臨卽李氏子嚴正寡言十四  
圓具依毘尼究其說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  
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荅師嘆曰義學名相  
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游造舒州太平演禪師  
法席因丐於廬州偶兩足跌仆地煩懣間聞二人交相  
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  
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  
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

繞圍爐數帀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異開發  
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  
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鉢方歸復叅隨往一荒院安  
能究決已事耶遂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  
師日益厚善從容言話間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  
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  
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  
勉徑趨海會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

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此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  
几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刁刁林鳥  
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暖人自迷  
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  
舉青林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  
曰也有甚難悟曰祇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肯意作麼  
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遠兄  
便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四面大中菴屬天下一新宗

寧萬壽寺舒守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望允  
振後遷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賜師紫衣上堂臺  
山路上過客全稀破竈堂前感恩無地雪埋庭栢冰鎖  
偃谿雖在南方火爐頭不入他家齏糲裏省看臘月三  
十日便是孟春猶寒你等諸人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  
生退屈上堂卓拄杖曰圓明了知不由心念抵死要道  
墮坑落塹畢竟如何乃倚拄杖下座上堂千說萬說不  
如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

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迥絕無人處事  
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上堂蘇武  
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以忘歸是在外國在本國  
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  
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擎叉打地豎  
拂敲床睦州一向圓門魯祖終年面壁是為人是不為  
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能擺  
施張帆拋江過岸休更釘樁搖舫何日到家既作曹溪

人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麼師嘗題語於龍門延壽  
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  
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生也或曰省行知  
此違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  
其實使了人生死處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強支  
吾便有補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閭不善退思滅除苦本  
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宣和初  
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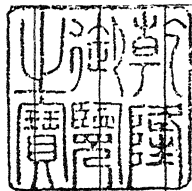
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  
安往迺合掌怡然趨寂門入函骨歸龍門塔於靈光臺  
側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郭氏子於乾明寺剃染徧扣  
禪扃晚謁五祖聞舉首山荅西來意語悠然契悟述偈  
曰顛倒顛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  
顧不覺布衫穿祖見迺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曰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歸住清溪次

遷九頂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既是大像因甚麼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遺衆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

嘉州志云九頂寂惺禪師有僧問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是何意旨師曰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昔日雲門有三句禪謂函蓋乾坤截斷衆流隨波逐浪也九頂

亦有三句謂饑來喫飯寒即向火困來打睡也



蜀中廣記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蜀中廣記卷八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曹錫爵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八十六

明 曹學佺 撰

高僧記第六

川南道二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年二十二於村落一富室為校書偶遊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得即裂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叅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荆

湖謁永安喜真如詰德山會造詣益高迨抵大瀉瀉問  
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  
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牙爪已  
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床一匝為曰不是這  
箇道理師趨出一日為為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  
人收得劍麼僧豎起拳為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  
盡為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師亦豎  
起拳為曰也祇是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即休遂近前攔

胸築之為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庵  
於舊址應四衆之請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法是心  
先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師曰既無迷  
悟了箇甚麼咄上堂舉雪峯一日普請搬柴中路見一  
僧遂擲下一段柴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後來真如詰  
道一大藏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  
僧則不然豎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間放下則信受  
奉行室中問崇真龜頭如何是你空劫已前父母真領

悟曰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饑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為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碁次黃問數局之中無一局同子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一著師提起碁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師住持三十餘年凡說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趺坐而化闍維時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舍利道俗斲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于本山

建康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府朱氏子初講楞嚴於成都為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為友因造焉聞悟小叅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杳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辯見畢竟心在甚麼處師多呈藝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

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云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師曰尋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床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悟為衆夜叅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栢

樹子師即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  
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未幾令分座悟說  
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叅莫學亮公親  
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翱翔上  
碧巖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華叢裏現優曇師未幾開法  
保寧遷華藏旋里領中峯上堂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  
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藹中可咲  
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峯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

八五分鑊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  
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冬至上堂舉玉泉皓  
和尚云雪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  
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  
殺餓殺免教胡說亂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贊嘆高出  
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麼生良久曰  
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師後示寂於本山闍維舍利  
頗賸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光明瑩潔心舌不壞

眉州象耳表覺禪師郡之表氏子出家傳燈試經得度  
本名圓覺郡守填祠牒誤作表字戲謂之曰一字名可  
乎師嘆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既受具出蜀往大瀉依  
佛性頃之入室陳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為法  
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  
四字令下語又曰直待我監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  
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  
是火何者為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紹興丁

已眉之象耳虛席郡守謂此道場非名流勝士莫能起  
廢諸禪舉師應聘嘗語客曰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  
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烟雨蘆雁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  
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

眉州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慧書史過目成  
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依慧目能禪師未  
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  
旦即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

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于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  
見佛遂悟宗旨泊登僧籍府帥請講于千部堂詞辯宏  
放衆所嘆服適南堂靜禪師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  
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倘問道方外即今之周金  
剛也師欣然罷講南游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  
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  
時覲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參究  
忽然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

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又問昨日  
公案作麼生師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師  
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閣浮山遠禪師削  
執論云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契  
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  
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  
曰覺華嚴徹矣住後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樓至佛未  
審參見甚麼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曰只如

德山擔䟽鈔行脚意在甚麼處師曰拶破你眼睛曰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師曰夕陽西去水東流上堂舉石霜和尚遷化衆請首座繼踵住持虔侍者所問公案師曰宗師行處如火燒水透過是非關全機亡得喪盡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可謂體妙失宗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鷺鷥立雪品類不齊侍者似鳳翥丹青不縈金網一人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

而來相會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豎起拂子曰  
龍卧碧潭風凜凜垂下拂子曰鶴歸霄漢背摩天僧問  
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  
一喝如踞地獅子師曰驚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  
探竿影草師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  
用師曰直須識取把針人莫道鴛鴦好毛羽

常德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詣成都  
習唯識自以為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

目前萬象擬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  
江淮既抵舒之太平間佛鑑禪師夜叅舉趙州栢樹子  
話至覺鏤嘴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  
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敘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  
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  
拳獨破窻紙鑑即開門扭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  
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個栢樹話禪客相傳徧  
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

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賞後命分座襄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文殊上堂曰師子頻呻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狸奴白拈却知有且道作麼生是他知有底事雨打梨花蛺蝶飛風吹柳絮毛毬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麼時刺破憍尸迦脚跟卓一下曰恁麼時卓碎閻羅王頂骨乃指東畔曰恁麼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恁

麼時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揔不恁麼時如何今年雨水多各宜頻曬眼宣和改元下詔改僧為德士上堂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為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毘盧遮那頂戴寶冠為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羣仙聚會共酌迷仙酒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

經或說長生不死樂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縈布  
陣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  
却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  
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復僧上堂不  
掛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閒思想大  
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  
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於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  
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鐫鉞停音鉢盂添

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  
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  
削實謂寒灰再焰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  
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顏綱述仙酌變為甘露  
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  
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  
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個是兩個良久曰秋風也解  
嫌狼籍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

滅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  
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種  
相叛其徒欲舉師南走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  
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心賊即舉槩殘之血皆白  
乳賊駭以席覆之而去

臨安府靈隱慧遠禪師生於眉山金流鎮彭氏年十三  
投藥師院僧宗辨出家祝髮受具即往成都習經論還  
峨眉雲岩寺時徽禪師住焉徽黃龍南四世孫知見甚

高師初入門值徽飯罷於庭廡間閒行師纔見即放包  
問曰文殊為七佛祖師未審什麼人為文殊之師徽云  
金沙溪畔馬郎婦時有起鍊拂者為首坐師亦往親近  
起嘗誘掖之兩歲未有所得一日靜坐次有僧獨行自  
語云假四大以為蓋覆緣六塵而生心忽遇六塵頓息  
喚什麼作心師聞之忽有省遽起告首座首座可之上  
方丈告徽徽亦可之明日即告行同志挽留師不聽曰  
吾師以為可而我終未釋然也時圓悟自雲居歸蜀住

昭覺師造焉每問語請益辭旨峭硬圓悟深器之一日  
圓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  
人馬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師聞舉豁  
然大悟仆於衆中衆以為中風共掖起之師乃曰吾夢  
覺矣至夜圓悟小叅師出問曰淨裸裸空無一物赤骨  
律貧無一錢戶破家殘乞師賑濟答云七珍八寶一時  
拿師曰爭奈賊不入謹家之門答云機不離位墮在毒  
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床云喫得棒也未師又

喝圓悟連喝兩喝師禮拜悟大喜以偈贈師有舊鍊舌  
轉闕換之語衆目之為鍊舌遠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  
牾矣紹興乙卯春眉守延居象耳山不赴是歲圓悟示  
寂嘆曰哲人云亡繼之者誰乎師自發明心要即得遊  
戲大自在三昧嘗因開爐升坐曰天無門地無壁葫蘆  
棚上種冬瓜兩手扶犁水過膝跳金圈吞栗棘蘊拍板  
對無孔笛屈屈獨脚山魃解雙趂去年冬裏無炭燒今  
年定是無火炙饑時饑到眼睛黃窮時窮到赤骨立屈

屈且道屈個什麼叅監寺副寺維那典坐直歲等却  
與泥水匠商量放出兩頭鵝咬殺佛殿脊奉詔住高  
亭山崇先寺未幾再奉詔住靈隱開堂中使降香祝  
聖罷拈香曰此一炷香天地莫能覆藏佛眼莫能窺測  
舉處衆生種族拈來鈍置殺人累我三十年荒草裏橫  
身至今一平生作個不唧溜漢就中有些子誓訛對衆  
也須說破山僧二十年前被業風吹到岷峩山下荊棘  
林中撞著個無孔鍬錘被他一擊半醉半醒將謂啞却

口一生開不得二十年後又被業風吹去濯錦江頭葛  
藤堆裏逢著個焦尾白額是時親遭一口直得喪膽忘  
魂開得口至今受用不盡且道此香為二十年前見底  
知識即是為二十年後見底知識即是一鶴不棲雙木  
一客不煩兩家不見道先行不到末後太過而今賊身  
已露贓物見前奉為前成都府昭覺先圓悟禪師大和  
尚不重他對御談空橫行海上只重他胸中無物肚裏  
無禪熟向爐中用酬法乳于時孝宗皇帝屢詔入內賜

號佛海禪師上堂說偈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開  
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  
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贊體若虛空沒  
崖岸相呼相喚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于是都下喧  
傳頗疑師當以正月十五日遷化遂達上聽至期無疾  
陞坐祝聖如常儀又俗官詣寺修齋再陞坐訖即語知  
事頭首分伴官客及施主齋齋時侍者並赴堂是日都  
下人競集上亦密遣中使伺師起居皆見師往來如常

時迭歸奏齋罷侍者與俗官同上方丈但見門扃閉甚  
密師素蓄一黑猿頗馴能知人意因衣以布襪命之曰  
猿行者至是求師不見因窺於窻隙中但見猿手持一卷  
書人立於床前遂亟從後路至榻前撥開帳子而師已  
化矣取猿手中書觀之乃辭世頌曰拗折秤鉞掀翻露  
布突出機先鴟飛不度留十日顏色不變壽七十四坐  
五十九夏

宋祖鑑黃龍肅禪師法嗣也住月珠山僧請筆書語要

師曰達磨西來單傳心印曹溪六祖不識一字今日諸  
方出世話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拍禪床曰於斯薦得猶  
是鈍漢若也未然白雲深處從君卧切恐寒猿中夜啼  
僧法輝宜賓人結草菴居號山栖菴主妙於易學作幽  
顯大旨及僧史等書與韓子蒼徐師川為方外友後至  
遂寧而卒偈曰六十六年雷奔電激臨行一句青天白日  
嘉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步十方世  
界現全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鎖斷有時提起如倚

天長劍光耀乾坤有時放下似紅爐點雪虛含萬象得  
到恁麼田地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一時稽首  
便可以大圓覺為我伽藍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如是則  
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花叢裏坐娑坊酒肆  
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曾動着這裏一步恁麼則九  
旬無虛棄之功百劫有今時之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  
無為之化此即是涅槃妙心金剛王寶劍敢問大眾作  
麼生得到這田地去如人上山各自努力上堂舉趙州

訪二菴主公案頌曰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峯子細  
看霧捲雲收山嶽靜楚天空濶一輪寒

慶元東山齊已禪師邛州謝氏子上堂舉修山主偈曰  
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  
大衆曰薦得是移華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  
好鄭州黎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  
交涉踏着秤錘硬似鍊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  
呵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蓮

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名因是大著  
聞吳門穹窿破庵先禪師道望遂往依焉一見知為法  
器室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師云焦磚打著連底凍  
赤眼撞著火柴頭破庵陰奇之每於日用語默故起其  
疑師於是決志依棲隨時咨詢與無準範日相激勵辭去  
遍遊諸老門庭見靈隱松源岳淨慈肯堂充華藏遊庵  
演咸謂其從作家爐鞴中出自不同也俄出住蘇州之  
高峯次遷楓橋鍾山虛席乃以師補處寶慶初遷淨慈

蜀中廣記卷八十六

社會道友請上堂漸漸雞皮鶴髮父少而子老看看行  
步踴躍疑殺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牯賊豈免  
衰殘老病正好著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儂合自由無  
常終是到來

杭州靈隱法薰禪師號石田眉山彭氏子也師生而慧  
敏三四歲時見佛僧即知禮敬年十六往從丹稜石龍  
山法寶院智明出家二十二薙髮受戒具遂游方至石  
霜禮雷遷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垂

端平二年遷靈隱淳祐甲辰三月望示徒云但得本莫  
愁末喚恁麼作本喚恁麼作末松栢千年青不入時人  
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不肯底  
是我同叅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讚有云末後一句分付  
厨山衆頗訝之明日忽示疾而逝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八十七

明 曹學佺 撰

高僧記第七

川東道

光明遍照寶藏菩薩化身高僧傳云僧寶崖姓牟氏祖居涪陵人也晉義熙九年朱齡石伐蜀涪陵獍三百家隨軍平討因止於廣漢金淵山谷崖童幼少言不雜俳

戲每遊山泉必先禮而後飲或諦觀不瞬坐以終日人問其故荅曰是身可惡我思之耳後必燒之及年長從戎毅然剛正嘗隨伴捕魚得已分者用投諸水謂伴曰殺非好業我今舉體皆現生瘡誓斷獵矣遂燒其獵具時獾首領數百人共築池塞竇以養魚崖率家僮往彼觀望忽有異蛇長尺許頭尾皆赤須臾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獾衆奔散蛇頭趨水舉尾入雲赤光遍野久之乃滅衆尋爾具論前事崖曰此無憂也但斷殺業蛇

不害人又勸停池堰衆未之許俄而隄防無故決壞矣  
時依慈禪師施力供侍雖充驅使而言語訥澁舉動若  
癡至玄冬之月禪師患足冷命之取火乃將大爐炭  
直頓於前禪師責之曰癡人何煩汝許多火乃正色荅  
曰須火却寒得火嫌熱孰是癡人情性若斯何以得道  
禪師謂曰汝不畏熱試將手置火中崖即應聲將指置  
火中振吒作聲青煙涌出都不改容禪師陰異之他日  
諸弟子曰崖耐火共推之火爐被燒之處皆並成瘡而

欣笑自如竟無痛色諸弟子等具諮禪師禪師喚來問  
曰汝於此學佛法更莫謾作舉動惑亂百姓荅曰若不  
苦身焉得成道如得出家一日便足禪師遂許剃度鬢  
鬚易除猶如自落禪師置刀於地攝衣作禮曰崖法師  
來為我作師我請為弟子崖謙謝而已既法衣著體四  
輩尊崇歸命輸誠無所吝惜三十年間大弘救濟年踰  
七十心力尚強周武成元年六月於益州城西路首以  
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燒指可不痛耶崖曰痛由心

起心既無痛指何所痛時人同號以為僧崖菩薩或有  
問曰似有風疾何不治之荅曰身皆空耳如何所治又  
曰根大有對何謂為空荅曰四大五根復何住耶衆服  
其言如是經日左手指盡火次掌骨髓沸上涌將滅火  
焰乃以右手殘指挾竹挑之有問其故崖曰緣諸衆生  
不能行忍今勸不忍者忍不燒者燒耳兼又說法勸勵  
令行慈斷肉雖烟焰俱熾以日繼夕並燒二手眉目不  
動又為四衆說法誦經或及諸切詞要義則領頭微笑

時或心急私有言者崖顧曰我在山中初不識字今聞經語句句與心相應何不至心靜聽若乖此者則空燒此手何異焦頭耶於是大衆慄然莫不專到其後復告衆曰末劫輕慢心轉薄淡見像如木頭聞經如風過馬耳今為寫大乘經教故燒手滅身欲令信重佛法也闔境士女聞者皆來遶數萬市崖夷然澄靜容色不動頻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初有細雨殆將霑漬便欣心入定雲散月明而燒臂掌骨五枚如殘燭燼忽然各生並

長三寸白如珂雪僧尼僉曰若菩薩滅後願奉舍利起塔供養崖乃以口嚙新生五骨拔而折之吐施大衆曰可為塔也至七月十四日忽有大聲狀如地動大裂人畜驚駭於上空中或見犬羊龍蛇軍器等像少時還息人以事問崖曰此無苦也警睡三昧耳吾欲塗身可辦供具時孝愛寺導禪師戒行精苦者年大德捨六度錫杖并及紫被贈崖入火龕為僧淵遠送斑納意願隨身於時人物諠擾施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也至明

日平旦忽告侍者法陀曰汝往取導師錫杖紫被及納  
袈裟來為吾著之便往造焚身所先在成都縣東南積  
柴壘以為樓高數丈許上作乾麻小室以油潤之崖緩  
步至樓逶旋三匝禮拜四門便登其上憑欄下望令念  
般若留以一心有施主王撰懼曰我若放火便燒聖人  
將獲重罪崖陰知之告撰上樓臂摩頂曰汝莫憂造樓  
得罪乃大福也促命下火人皆畏之置炬著地崖以臂  
挾炬先燒西北次及西南麻燥油濃赫然熾合於盛火

中向空設禮比第二拜身面焦坼重復一禮身蹈炭上  
及薪盡火滅骨肉皆化唯心尚存赤而且濕肝腸脾胃  
猶自相連更以四十車柴燒之腸胃雖卷而心猶如木  
允法師乃命收取葬於塔下今在寶園寺中初未燒前  
有問者曰菩薩滅度願示瑞相崖曰我身可盡心不壞  
也衆謂心神無形不由燒蕩及後心存方知先見然崖  
自生及終頻現異相有數十條曾於一家將欲受戒無  
何笑曰將捨寶物生疑慮耶衆相推問有楊氏婦欲施

銀釵恐夫責及因決捨之有孝愛寺僧佛與者偏嗜飲  
噉流俗落度隨崖舉後私發願曰今值聖人誓斷酒肉  
及返至寺見黃色人曰汝能斷肉大好汝若食一衆生  
肉即食一切衆生肉若又食者即食一切父母眷屬肉  
必欲食者當如死屍中虫虫即肉也又曰日有六時念  
善大好若不能具一時亦好如是一念其心亦好皆能  
滅惡也於是佛與翹心精進遶塔念誦又聞空中聲曰  
汝勤持齋願令衆生得不食身又令餓鬼身常飽滿觀

其感被皆崖力矣初登柴樓沙門僧育在大建昌寺門  
見有火光高四五丈廣三四丈從地而起上衝樓邊久  
久乃滅又初焚日州寺大德沙門寶海問曰等是一火  
何故菩薩受燒都無痛相崖曰衆生有相故痛耳又曰  
常云代衆生受苦為實得不荅曰既作心代受何以不  
得又曰菩薩自燒衆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荅曰  
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即能滅惡豈非代耶時普法師又  
問曰二家共諍大義終未之決一云佛智緣無相理理

是緣境智是能緣一云除倒息妄即是真諦何者為定  
崖曰佛即無相無別異相海法師曰佛即無相無相之  
相本無異相若如此者菩薩即釋迦觀音崖曰我是凡  
夫誓入地獄代苦衆生願令成佛耳海曰前佛亦有此  
願何故早已成佛答曰前佛度一時衆生盡也又問藥  
王等聖何故成佛今菩薩獨未成佛而救衆生是則前  
佛殊塗答曰前段衆生已得藥王意今衆生未得我意  
由我始化如將落之花也故其應對一時皆此之類乃

謂侍者智炎曰我滅度後好好供養病人並難可測其  
本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  
此是實行也座中疑崖非聖人者乃的呼其人名曰諸  
佛應世形無定方或作醜陋諸疾乃至畜生下類檀越  
慎之勿妄輕視及將動火皆覩異相或見圓蓋覆崖有  
三道人處其蓋上或見五色光如人形像在四門者或  
見柴樓之上如日出形並雨諸花大者如兩斛甕許小  
者如鍾乳片五色交亂紛紛而下接取非一振觸皆消

又聞天鼓殷殷深遠久久方息及崖減後郢縣人於江邊見空中有油絡輦崖在其上身服斑納黃偏袒紫被捉錫杖後有五六百僧皆罩竹傘乘空西沒又潼州靈果寺僧慧榮者承崖減度乃為設大齋在故市中於食前忽見黑雲從東南來翳日廕會仍雨龍毛五色分明長者尺五短猶六寸又雨諸花幡香煙滿空繽紛大衆通見又初收心舍利至常住寺中皆見花叢含盛光榮庭宇又阿迦膩吒寺僧慧勝者抱病在床不見焚身心

懷悵恨夢崖將一沙彌來帔裏三斛許香并檀屑分為  
四聚以遶於勝下火焚香勝怖曰某甲凡夫未能燒身  
也崖曰無怖用熏病耳煨燼既息旋覺爽健又請現瑞  
荅曰我在益州詭名崖也真名光明遍照寶藏菩薩勝  
從覺後力倍於常有時在外村為崖設會勝自唱導曰  
漳州福重道俗見瑞我等障厚都無所見因即應聲二  
百許人悉見天雨如雪紛紛滿天映日而下至中食竟  
花形漸大如七寸盤皆作金色明淨耀目四衆競接都

不可得或緣樹登高望欲取之皆飛上去又成都民王僧貴者自崖焚後舉家斷肉後因事故將欲解素私自証論時屬二更忽聞門外喚檀越聲比至開門見一道人語曰慎勿食肉言情酸切行啼而去從後走起似近而遠忽失所在又焚後八月中獾人牟難當者於就嶠山頂行獵搦箭聲弩舉眼望鹿忽見崖騎一青麀獵者驚曰汝在益州已燒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誑人耳汝能燒身不射獵得罪也汝當勤力作田便爾別去

又至冬間崖兄子於溪中忽聞山谷喧動若數萬衆舉  
望見崖從以兩僧執錫杖而行因追及之欲捉衆衆崖  
曰汝何勞捉我乃指前雞猪曰此等音聲皆有詮述汝  
等語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不解人畜有殊皆有佛  
性但為惡業故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禽畜言極周委  
故其往往現形預知人意率皆此也具如沙門亡名集  
及費氏三寶錄益部集異記

蜀僧悟詮號覺海有慧性峽中富人程夷伯年二十九

一夕夢其父曰汝今年當死可問覺海其人茫然不曉  
一日有僧說相號覺海子程請一相問云我壽幾何覺  
海曰老僧皆無求但覓水一盃呵氣入水中令程飲之  
曰今夜有吉夢可相報即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男子婦  
人衣冠嚴整皆相忻悅右廊盡枷鎖縲紲之人哀號涕  
泗傍有人云左廊是修捨橋路人右廊是毀橋路人若  
爾要福壽可自擇取程即夢覺發心凡百里之內橋梁  
道路一一修整工畢覺海復來云汝作此事可延十年

程自是於道路上用工不倦壽九十二世昌盛

涪州相思寺無相禪師者不知何來忽至山寺隨衆  
而已不異恒人其寺在涪州上流大江水北崖側有銘  
方五尺許字如掌大都不可識下有佛迹相去九尺長  
三尺許踏石如泥道俗敬重相以一時渡水齋返無船  
乃鉢安水中曰何為常擎汝汝可自渡水便取芭蕉葉  
搭水立上而渡鉢隨後來須臾達岸時採樵者見之相  
語覺知已便辭去徒衆苦留不住至水入船諸人禮請

不與篙楫乃捉船舷直爾渡水不顧而去即令尋逐莫測所往

心珠會傳云波菴禪師名智通什邡柳氏子生七歲握拳不語唐玄宗召而問之即為說經時大旱勅詔祈雨有應帝稱聖僧留入大內師辭歸賜金劍寶鉢師擲劍於空隨劍行落寺址帝賜萬金建大刹時有金鴨浮寺池上寺名慧劍焉

唐幽谷淨滿禪師本浙江人姓莊氏幼受業於鏡無垢

禪師及叅禮無見覩禪師指示往蜀貞元中偶至縉雲山下因悟曰吾師有囑云逢縉則止遇雲則住此山非耶隨欲登山詣崇教寺居民曰是寺年久無僧有毒蛇甚大噬人切不可往師竟登山數日不下或疑且死聚衆尋求師安然無恙蛇亦滅跡人皆以為奇遂供齋糧師戒行嚴謹居三十年如一律致門衆六十餘一日召弟子曰吾當西歸令取水沐浴更衣結跏敷座隨作偈曰禪不會叅道不曾悟打破虛空從新錮鏹喫佛子頭

邊佛魔驚怖端坐而化

唐釋清公居巴山之隈不知何許人常嘿其詞忽復一言未常不中西川節帥段文昌父錡為支江宰後任江陵文昌少好屬文長自渚宮困於塵土客遊成都謁韋南康與奏釋褐道不甚行每以事業自負與遊皆高明之士遂去南康謁金吾裴邠之及裴鎮梁州辟為從事轉假廷評得聞清公之異徑請求宿願知前去之事自夕達旦曾無一詞忽聞段蜀中極盛旌旆而至者誰公

曰豈非高宗文乎對曰非也更言之公曰代宗文者武  
黃門也清曰十九郎不日即為此人更盛更盛公尋徵  
之便曰害風妄語阿師不知大笑而已公由是頗亦自  
負戶部員外韋處厚出任開州刺史處厚素深於釋氏  
洎到鵲鳴先訪之清喜而迎處厚處厚因問還期曰一  
年半歲一年半歲又問終止何官對曰宰相須江邊得  
又問終止何處僧遂不荅又問段十九郎何如荅曰已  
說矣近也近也及處厚之歸朝正三歲矣長慶初段公

自相位節制西川果符清公之言處厚唯不喻江邊得  
宰相廣求智者解焉或有傍徵義者謂處厚必除浙西  
夏口從是入拜及文宗皇帝踐祚自江邸首命處厚為  
相至是方驗與鄒平公同發使修清公塔因刻石紀其  
事焉又趙宗儒節制興元日問其私動遂命紙作兩句  
詩云梨花初發杏花初旬邑南來慶有餘宗儒遽考之  
清公但云害風阿師取次語明年二月除檢校右僕射  
鄭餘慶代其位云

唐釋懷濬者不知何許人也慙而且狂乃逆知未來事  
其應如神乾寧中無何至巴東且能草書筆法天然或  
於寺觀店肆壁書佛經道法以至歌詩鄙俚之詞靡不  
集其筆端矣與之語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待之刺史  
于公患其惑衆繫獄詰問乃以詩通狀辭意在閩川之  
西東然章句靡麗州將異而釋之又詳其旨疑在海中  
為杯渡之流行旅經過必維舟而謁辨其上下峽之吉  
凶貿易經求之利鈍客子懇祈惟書三五行終不明言

事後多驗時荆南大校周崇賓謁之書遺曰付皇都勛  
爾後入貢因王師南討遂繫南府終就戮也押牙孫道  
能謁之書字付竹林寺其年物故營葬於古竹林寺基  
皇甫鉉知州謁之畫一人荷校一女子在傍尋以娶民  
家女遭訟錮身入府有穆昭嗣者波斯種也幼好藥術  
隨父謁之乃畫道士乘雲提一匏壺書云指揮使高某  
牒衙推穆生後以醫術有効南平王高從誨令其去道  
從儒簡攝府衙推也王師伐荊州濬乃為詩上南平王

曰馬頭漸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年高氏輸誠  
於淮海遂解重圍其他異迹多此類也嘗一日題庭前  
芭蕉葉云今日還債業州縣者殊不介意忽為人所害  
身首異處刺史為其荼毘焉

唐忠義傳李澄之子源自以父死王難不仕隱洛陽惠  
林寺年八十餘與道人圓觀遊甚密忽約觀自峽路入  
蜀觀曰予久不入繁華之域固請不獲已許之塗間觀  
見錦襦女子浣泣曰所以不欲自此來者以此女也然

業影不可逃明年某日君自蜀還可相臨以一笑為信  
吾已三生為比丘居湘西岳麓寺寺有巨石林間嘗習  
禪其上遂不復言而化源如期至錦襦家則兒生始三  
日源抱臨明簷兒果一笑却後十二年源至錢塘孤山  
月下聞扣牛角而歌者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臨風  
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壞性常存此僧贊寧  
所記而東坡以為圓澤按萬州之東瀕江四十里地名  
周溪乃唐僧圓澤化處再生為南浦人其詩曰身前身

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迴烟棹上瞿唐冷齋夜話云嘗欲以異同質之叔黨即此事也

萬州之下巖唐末有劉道者定州無極人聞道於雲居膺禪師為開巖第一祖法號道微自鑿石龕曰死便藏龕中不用日時門人奉其命二百年來遊者題詩不可勝讀莫能起此開巖者山谷作詩表之詩云寺古松楠老嵩虛塔廟開僧緣蠹麥去官數荔支來石室無心骨金鋪稱意苔若為劉道者拽得鼻頭迴又有莫道蒼石

鎖靈骨應時持鉢到諸村之句

宋釋行滿者萬州南浦人棲禪天台華頂峰下智者院  
知衆僧茶竈所居房檻外有巨松橫枝之上寄生小樹  
每遇滿出坐寄生木必嫋嫋而側時謂此樹作禮茶頭  
也四十年內人未見其便溺以開竇中預向人說我當  
行矣令衆僧念文殊名號相助默然坐化春秋計可八  
十餘滿雖茶頭多作偈頌以助道化

宋荆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州董氏子也開堂日

問荅已乃曰衲僧何人天衆前一問一荅一擒一縱一卷一舒一挨一拶須是具金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之流君向西秦我之東魯於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段事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豎說祇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祇以語言文字而為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師已鼻正似鄭州

出曹門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師曰利動君子曰為復捧頭有眼為復見機而作師曰獼猴繫露柱曰祇如三聖道侖恁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又作麼生師曰錦上鋪華又一重問行脚逢人時如何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虎咬大虫曰祇如慈明道釣絲絞水意作麼生師曰水浸銅石卵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

宋石頭和尚號回祖師合州人自幼入景德寺為僧有戒行因鑿石出火遂大悟作偈曰是石頭和尚咬嚼不入打破露空虛此子迹復回州紹興間聞釣魚山建護國寺自甃石二十四片為龕全身入門自掩端坐而逝作草庵歌其末有老僧不知輪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之句

淨業合州石照人姓文氏少業屠有羊既乳將殺之二羔御刀伏門後業感嘆棄家為僧忽大悟作頌曰昨日

則不為人意旨如何師曰兵行詭道曰興化道我逢人  
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師曰綿裹秤鉗問不落  
因果為甚麼墮野狐身師曰廬山五老峰曰不昧因果  
為甚麼脫野狐身師曰南嶽三生藏曰祇如不落不昧  
未審是同是別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僧問只如昔日  
揚岐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佛揚岐荅云三脚驢子弄蹄  
行意旨如何師曰過蓬州了便到巴州大約師談心要  
如空中鳥跡水底魚蹤不容湊泊也按宗璉石照人嗣

潭州大瀉山善果有僧過其家指燈示之曰燈照汝耶  
汝照燈耶荅曰燈亦不照我我亦不照燈扁其室曰窮  
谷劉錡鎮荆南問窮谷義璉曰心盡曰窮性凝曰谷隨  
響應聲不疾而速

宋南康軍雲居德會禪師重慶府何氏子上堂舉教中  
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作麼生是非相底道理佯  
走詐羞偷眼覷竹門斜掩半枝花

宋夔門卧龍破庵禪師諱祖先廣安王氏子嘗分座杭

之靈隱有道者請益曰獼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師曰  
用捉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時無準倚傍大悟  
有示楞嚴座主偈曰見猶離見非真見還盡入還無可  
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瞿曇

宋顯高禪師李姓居巴川之宣密院逾三十年足跡不  
出門紹興間集衆告以將逝作偈曰八十年中常浩浩  
宏開肆貨摩尼寶也無一箇共商量不是山僧收鋪早  
端坐而寂

羅刹心今朝菩薩面羅刹與菩薩不如一條線遂作如是觀焉

智通什邡人生數十年不語元明宗聞而召之即啓口說經後還蜀居于安居之波崙寺飛錫卓劍乃多異跡妙高和尚太足人住邑之妙高寺一室獨處未嘗出戶一夕忽謂僧衆曰吾將逝矣可置吾桶中覆之三十年始開僧衆依之盛以木桶以竹籬之屆期桶自開端坐如生乃移置龕中事之幻身尚存

蜀中廣記卷八十七